

一张鸣

一年之痒

学人
随笔

把官场当戏场

迷信与官迷信

“鄙人”：维权的禁忌

怕官员有文化

切隔开群众

出版的泥将金村为何总是生生不息？

家人难得，别人岂不得

别内战思维，让林晓夫回乡

活得得不雷同

让黑社会成了气候

年后，我为我的房子付多少钱？

能不正视的社会问题

要应该给购房者一个机会

怪物办到“零晨”

约重执法

何处不衙门

在牛槽边，鸡放在阳光下

菜市场与清华写字楼

文化的大学校校

漫长的等待

张
年之痒

知識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一年之痒/张鸣著. —北京: 知识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5015-6083-7

I. ①一… II. ①张…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15825号

策 划 人 银 星 雨 莲

责任编辑 李玉莲

责任印制 张新民

装帧设计 张孜滢

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17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010-88390636

网 址 <http://www.ecph.com.cn>

印 刷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10千字

印 次 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5-6083-7

定 价 2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自序·一边拆字，一边码字

我曾经说过，小的时候，理想之一，就是卖文为生。实现了之后，发现自己的生活在别人看来，特别单调。每日里就是看书，写字，看书像是从书页上把字一行行拆下来，而所谓写文章，按王朔的说法，就是码字，像小时候在农场砌墙一样，一块一块往上码。所以说，我的生活等于是一边拆字，一边码字。拆别人的，码自己的，码好了给别人去拆。

习惯了这样生活的人，除了读的写的，都非自家喜欢的东西，一般来说，是不会感到枯燥的。因为拆字的时候，是生活在别人营造的世界里；码字的时候，则是生活在自己手工的世界里，总有新鲜可觅。足不出户，一样好玩儿。

不过，如果有机会，我还是喜欢出去走走。见各式各样的人，听千奇百怪的故事，见识五花八门的事情。中国处在急剧的变化之中，表现之一是不断发明新笑话娱乐大众，害得相声小品一个劲儿萎缩。老百姓也没闲着，大家各显神通。每次走出去，总让我有新鲜感。以前出门，要带个笔记本，看到什么，就记下来。现在进步了，带着笔记本电脑，不仅可以写东西，还可以上网。有时候看到什么事儿，当时想不明白，回程到飞机上忽然想通了，拿出来就可以写。飞机落地，一篇文章写好了。当然，更多的时候，我待在家里，时常整天不出门，从网上、报纸上，或者别人特意给我传来的东西里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如果有特别在意的，就写点儿

东西。我的笔很快，小时候练出来的。码字码得再多，好像也不怎么耽误时间。

能码字，也是种权力。“文革”起，我成了狗崽子，天天挨揍，老师还组织批判，简直有没法活的感觉。后来境遇改善，一是换了个老师，二是学校开始搞大批判，没人写黑板报。找来找去找到了我。在那个地方，我算是能写会画的，一个板报不算什么，于是我就不怎么挨欺负了。不仅不挨欺负，还经常因为写板报，给领导写稿子，享受一些特殊待遇，比如可以不上课，晚上多吃一顿加餐，让我的同学感到很羡慕。他们有时会愤愤，一个狗崽子，怎么会这样受优待？但是，没办法，他们谁也出不了板报，写不出大批判稿。记得当时有位阶级意识特别强的老师，特意安排了两个贫下中农子弟，跟着我学，意思是等他们学会了，就把我淘汰掉。可惜，这俩宝贝，跟了我一年，也没学会，其实我倒是认真教来着。当年批判的对象，都是全国性的大人物，我不认识他们，他们更不认识我。今天看来，这样的批判很不应该，但当时的我，身处北大荒的山沟里，无论怎么批，都构成不了对这些人物的伤害。对于当时的全国人民而言，这样的批判，只是一种例行的仪式，有时候还带点儿娱乐的性质。可是这个仪式，却救了我，所以，到今天，我依然感觉没法痛恨我当时的所为。以后觉悟高了，估计忏悔也悔不到这个上头。

再后来，我成了学者。其实我这个学者，在初学阶段，倒是蛮像那么回事儿的。原因是当初我特别想做一个纯学者，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线装书。可惜那时候，没多少人当我是学者，只认我是个教书匠。到现在，我经常被人称为学者，其实倒不大像学者了。经常要对时事发声，开了很多专栏，也骗了不少稿费。

走到这个地步，说实在的不是我的本意。要追究责任，只能说是赖现在的大学。一个人从事某个职业，或多或少会对这个职业感到有点儿敬意，我就属于对教书这个行当敬意比较多的人。眼看着这个职业被一

些官僚糟蹋得不成样子，而且越来越不成样子。凡有人心者，不能不气。正好，这时候有人约我写评论，于是就从批评教育开始，一路骂开去。到今天，趋势是越骂越多。人称，大事基本不落，拍砖基本不累。还好，我还有时间写点儿带注释的文字，也能教点儿还受学生欢迎的课。否则，真的该改行了。

目录

自序·一边拆字，一边码字 / 001

社会 / 001

当人不得不共处的时候	003
犯了错的人也应该有尊严	006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009
群体性乖戾的传统	012
群体性事件与信息公开	015
派性政治和娱乐政治结合，生什么？	018
从古代行会的违规处置谈起	021
政府道歉的标准文本	023
优胜劣汰的政治逻辑	025
去掉车份，出租车问题才能解决	028
从官礼到官礼市场再到官礼假货市场	031
官员复出背后的制度困境	033
民迷信与官迷信	035
莫把官场当戏场	037
“内部人”维权的禁忌	039
就怕贪官有文化	041
密切隔开群众	043
中国版的波将金村为何总是生生不息？	045

自家人骂得，别人骂不得	048
告别内战思维，让林毅夫回乡	050
官话焉得不雷同？	052
莫让黑社会成了气候	054
70年后，我为我的房子付多少钱？	057
不能不正视的社会鸿沟	059
社会应该给向善者一个机会	062
从养狗办到“委员”	064
曾经的钓鱼执法	067
天下何处不衙门	070

■ 教育 / 073

把研究生培养过程放在阳光下	075
北大菜市场 and 清华写字楼	078
没有文化的大学教授	081
大学校长的素质	084
学官的教授头衔	087
教育的钱该怎么花？	090
教育之不能承受之累	093
如何学得明白些？	099
文抄公病案的中国特色	103
一半在水里，一半在火里	106
大学生为什么考试作弊成风？	109
失败教育和“愤青”养成	112
大学教师的种类	115
学衔垄断与土风日下	118
请用政治的高度，规定吃饭的营养含量	122

课堂上的戾气和杀气	124
北大：大学乎，太学乎	127
平民上升的渠道不能被阻塞	129
失败教育，家长共谋	132
作为“包工头”的校长们	135
学校教育不能被关进官本位的铁笼	137
学术不是自家园子里的菜	139
“学店”的生意为什么这么好？	142

■ 文化 / 147

读书的态度	149
一个以吃为价值取向的民族的读书生活	151
在真实和荒诞之间	154
“受活”还是“活受”？	159
傅乐成先生《中国通史》序	165
我们曾经有过的民主实践	
——刘建军《你所不识的民国面相》序	168
成为拆迁废墟的古城	171
全盘“文明”的时代	174
曾经的体育课	177
奴才的创造性	180
小报告与大字报	184
唐德刚走了，史学有点儿寂寞	189
日本“开国”的联想	191
走运的曹汝霖	194
从洋枪队到八旗洋枪队	197
小站练兵的风波	200

汉阳陵的残片	204
末世贵胄的货与色	208
香山·珠海·唐绍仪	212
下跪，关乎观念，也关乎利益	216
地戏与文庙	220
安顺的小吃和麻将	223
谣谚里的北大荒	226
曾经的余杭	229
当前乡村治理结构的随想	233
来自于传统世界的NGO	
——平江庙会、路会组织的走马观花	242

一年之痒 张鸣

— 社会 —
—— 中 文 ——
—— 来 函 ——

当人不得不共处的时候

小时候读《孙子兵法》，很诧异一本讲怎样打仗的书，却总是把“伐谋”、“伐交”放在前面，而战争，则成了排在后面的选择。长大以后，书读多了一点儿，才知道战争实际上是人类社会，尤其是农业社会成本极高的一种行为，不仅要为当下买单，而且有时还要支付未来的费用，特别是这种行为风险极大，弄得不好，不仅亏损，而且可能蚀了老本。当下，国际社会像美国小布什那样，迷信武力，动辄用战争解决问题的越来越少了，人们逐渐相信（尽管未必情愿），不同国家的人们必须共处，必须学会共处。可吊诡的是，有时在一个和平没有战争的国家内部，人与人相处之道的策略选择，却往往是战争。

做生意的，想的往往是我全赚，而别人亏到底，零和博弈，空手套白狼，商业欺诈盛行，干的都是一锤子买卖。做官的，对自己仕途上的竞争对手，往往是必置于死地而后快，坑得越狠越好，甚至不惜收买杀手，实行肉体消灭。上学的也是这样，小小年纪，在中学时就学会了互相倾轧，互相保密，自己的排名上升，别人的排名下降，是最大的快乐。越是在所谓尖子生云集的高考试验班里，这种狼与狼的战争就越是激烈。进入大学竞争程度下降，但战争却未有穷期，毕业分配时图穷匕见，依旧是你死我活，谁要是找到了好单位，首先要防的是什么人写匿名信告他。当然，人们在进行战争的时候，除了赤裸裸的肉搏，也往往喜欢用阴谋权术加以

遮掩，整个社会，阴谋丛生，《三十六计》这样的阴谋大全，居然成了古代兵法的正宗。连孙、吴这样过去号称兵学圣人和亚圣的，现在都得屈尊于那个地摊货（指《三十六计》）的作者之下。大家热衷的，无非是借刀杀人、趁火打劫、笑里藏刀、浑水摸鱼这样的权谋诈术（以上所列，均是《三十六计》上的篇名），总之一句话，把对手或者别人整死了算。

然而，就算我们没有人类的感情，没有爱，没有怜悯，更没有尊重，我们大家都是狼，或者狼同志、狼先生、狼小姐，在和平的年景，将对手置于死地，或者打倒之后无法复起的可能性有多少？只要你稍有理智就会明白，这种可能性其实微乎其微。而且一旦对手没有死掉，明白过来，一个带着仇恨和报复心态的敌人就诞生了。所以，从稍微长远一点儿的距离看，人们最常见的竞争策略选择，实际上是最下策。

其实，人与人之间和国与国之间是一样的道理，你活，人家也得活，你死我活的事情，只能发生在真实的战争场景中。现实生活中的人，三教九流，无论是对手还是非对手，无论是同行还是冤家，无论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我们必须跟他们共处。即使是最激烈的竞争，前提也只能是共处，而不是幻想着对手哪天突然人间蒸发。

既然是不得不面对的情景，最佳的策略当然只能是选择如何应付。无政府主义者的克鲁泡特金，写过《互助论》，把互助说成是人的天性，当然有点儿理想主义。不过，一旦人们意识到共处是不可动摇的前提，互助其实不失为一种最佳的策略抉择。如果说国际社会共同发展的最佳选择是合作，那么国内社会、社区的社会，里面所有的人，共同发展的最佳策略，都只能是合作，或者说互助。俗话说，人抬人高，人挤人低，合作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比相互拆台的效果好。在这点上，真羡慕人家美国人，再幼稚的演讲，再低水准的表演，观众都能报以热烈的掌声。大家真心诚意地将“great”、“wonderful”相互奉送。虽然让我们看起来显得有点儿肉麻，可是人家的捧场却是真实的，合作精神也确实比我们强到不可以道

里计。

现在的问题，经过太长时间的“与人奋斗”，很多人已经丧失了与人和平共处的能力。阶级斗争为纲是明令放弃了，但人间的战争却仍在继续，心里也知道不好，但碰到事情，首选的方案，还是战斗。有心一改前非者，又掉进了囚徒困境的陷阱：担心自己的好心，换来别人心狠如故，只好明知两败俱伤，依然硬着头皮干下去。每个人都把自己装在进退两难的笼子里，无论如何走不出来。原地踏步没有出路，前进又势所不能。在这个当口，甚至还有好事者，时刻准备重新点燃阶级斗争的烈火，让中国再一次陷入打打杀杀的浩劫中去。

人斗争得太久了，讲团结也讲得太久了。什么时候拿出自己的理性来，走出自己为自己设置的囚笼，把口头的团结和实际的尔虞我诈都丢到海里去，切实地操练一把合作，尝到了甜头，也许事情还会有点儿转机。

犯了错的人也应该有尊严

报载，厦门整治街头小广告出狠招，江头社区的治安巡逻队抓了四个贴小广告的“现行”，随即用他们身上带的小广告贴满了他们的全身，然后逼着他们去清除小广告。照片上几位连脸上都贴满了“膏药”的先生，一脸的无奈。

按中国的传统，百姓犯了错，必须接受惩罚，惩罚不仅是肉体上的，也包括精神和人格上的羞辱。比如抓到衙门去褪了裤子打屁股，在站笼里罚站，判死刑的话要插上牌子游街。如果不见官，民间的惩罚也类似，在祠堂里当众用荆条抽属于小意思，重的犯奸作科者，抓来，大抵要剥光了衣服示众（如果女的比较有姿色，大家剥衣服的积极性更高），然后再沉潭。总的来说，凡是惩罚，羞辱是免不了的，属于惩罚内涵中的应有之意。

在中国这个地方，无论如何反传统，但传统却总是阴魂难散。没秩序的时候，上下各色人等互相惩罚，一起羞辱，有秩序的时候，则惩罚中的羞辱，就专门留给下等人。总而言之，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对人权的理解依然一片茫然。我们似乎不知道，即使再卑微的人，也一样是有人格和尊严的，而且要尊重人家的人格和尊严。

我们的文化里，人格或者尊严这样的概念，在以前是没有的，类似的东西只有“面子”。中国人之爱面子，曾经让初来乍到的西方人很是大惊

小怪，总是在书里写来写去，但也总是写不明白。不错，中国人是很在乎面子，如果一件事让他在实利上吃了亏，但却有相应的精神上的好处，即有了面子，那么他大抵是会高兴的。其实，中国人的面子有很多层面的内容，被人看得起叫有面子，替人说项成功了叫有面子，做事做成了同样是有面子，甚至被官府抓了很快被放出来也是有面子。最重要的，面子是有等级的。不同等级的人，面子的概念是不同的。面子也是有运用范围的，如果一个人的面子可以遮住有权施加惩罚的人，那么羞辱就不容易落到他的头上。一般说来，等级高的人面子大，遮蔽范围大，等级低的人面子小，遮蔽的范围也小。无论面子大小，只要伤及面子，总是令人难堪的事情，往往比肉体的伤害更加令人不舒服，除非此人是浑不论的滚刀肉。

从实施惩罚的效果角度，凡是需要惩罚的时候，往往要触及对方的“灵魂”，即羞辱其人格，要让这个人和家人在人前抬不起头来，如是，效果才好。只是这种羞辱性惩罚的运用，往往强化了人们的暴虐心态，只要有会，大家都乐于表演羞辱别人的闹剧，或者观看羞辱人的表演。过去的县太爷不会当众打缙绅先生的板子，那是因为相对于县太爷而言，缙绅的面子足够大。如果换成皇帝，而这个皇帝又足够地暴虐的话，管你是谁照样打，明朝不是有廷杖吗，意思就是即使贵为大臣，惹恼了皇帝，照样当众打屁股。那个被文人捧得很红的雍正皇帝，还干过这样的事，不打也不杀，赐块“名教罪人”的匾，叫某大臣（钱名世）挂在自家的堂上，就是要羞辱你和你的全家。宗族里游街或者沉潭，都轮不到族长老爷，即使他老人家也不免偷香窃玉，不过，一旦落到绿林好汉的手里，族长老爷的面子就不一定能保得住。只要面子遮蔽不到的地方，羞辱就有可能发生。无论你官当得多大，地位有多高，只要上级领导发了话，羞辱就免不了，清朝皇帝经常发动群臣对某个人搞大批判，群臣无不乐于响应。明朝的永乐帝将建文帝的忠臣家眷发在教坊为娼，众军汉特别踊跃地前往蹂躏。总之，羞辱发生的时候，往往是众闲人狂欢的时刻，“文革”时，无